

經

義

述

聞

經義述聞第十七

高郵王引之

春秋左傳上七十條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 宋衛實難 從自及也 惡之

易也 發幣于公卿 宋公不王 辱在寡人 不能

共億 日失其序 隰邨 登降有數 滅德立違

王亦能軍 始殺而嘗 日虞四邑之至 天之不假

易 兩政 徒人費 伯父無裒言 命之宥 馬三

匹 正班爵之義 東闕雙五 虓涼 五侯九伯

漢水以爲池 雖眾 輔車相依 神必據我 藐諸

孤 不可以貳 應乃懿德 受下卿之禮 感憂以

重我 其十貳圍也 宗邱 姪其從姑 懷公命無  
從亾人 波及晉國 臣之罪甚多矣 丁未朝于武  
宮 弔二叔之不咸 以狄師攻王 子臧之服 商  
密 錯簡二十八字 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曰稱舍於墓 三百 以亢其饑 請與君之士戲  
鞞鞞鞅鞞 以相及也 昌歆 必親其共 必外  
是閒 具圓 其爲外君乎 不替孟明孤之遇也  
呼 殺女而立職 卿出竝聘 秦穆公 表儀 秣  
馬磨倉 以門賞彫班 廊邽 無能爲故也 克滅  
侯宣多 謂之饗簪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

隱五年左傳。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釋文。鳥獸之肉。一本作其肉。引之謹案。一本是也。此以鳥獸二字絕句。其字下屬爲義。言鳥獸固畋獵時所射。若其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此鳥獸也。文義甚明。

宋衛實難 求而無之實難 人犧實難

六年傳。宋衛實難。鄭何能爲。文六年傳。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昭二十二年傳。人犧實難。已犧何害。周語同。晉

語。夫戮出於身實難。自他及之何害。引之謹案。實是也。

爾雅寔是也。難患也。韋注齊語曰。患難也。寔與實通。廣韻難。奴案切。患也。宋衛實難者

言唯宋衛是患也。求而無之實難者。言唯求而無之是

患也。人犧實難者。言唯他人爲犧是患也。人喻子猛。夫

戮出於身實難者。言唯戮出於身是患也。昭元年傳。吾

不能是難。楚不爲患。言吾唯不能是患也。文義正與此

同。杜注宋衛實難云。可畏難也。尚與憂患之義相近。其

注求而無之實難云。難卒得。傳已云求而無之矣。何須

更言難卒得乎。注人犧實難云。不宜假人以招禍難。賓

起言子猛見寵是吾所患。豈招禍難之謂乎。韋注周語云。人犧謂

雞也。爲人作犧實難。言將見殺也。亦未達賓起語意。韋注晉語夫戮出於身實難

云。難居也。晉語但言難不言難居。何得增字以解之乎。此皆不知難之訓。患故臆爲之說。而卒無一當也。古人多謂患爲難。詳見非無賄之難下。

從自及也。荀伯不復從。

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杜注曰。從。隨也。引之謹案。隨自及也。殊爲不詞。從疑當作徒。言長惡不悛。無害於人。徒自害而已。隸書從字作徒。形與徒相似。故徒譌作從。青風箋。徒爲淫亂之行。釋文。徒。一本作從。列子天瑞篇。會於道。徒。釋文。徒。一本作從。莊子至樂篇。會於道。徒。釋文。徒。一本或作徒。呂氏春秋禁塞篇。承從多羣。從。一本作徒。史記仲尼弟子傳。壤駟赤。字子徒。鄰國。字子徒。家語七十。二弟子篇。又成十六年傳。韓之戰。惠公不援。旅箕之役。徒。並作從。

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杜注曰。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釋文從徐子容反。音或如字。家大人曰。杜言不復故道。故徐讀從爲蹤跡之蹤。不復蹤之語。殊爲不詞。若從讀如字。則不復從下。須加故道二字。而其義始明。且林父兵敗而歸。未必不由故道也。從蓋亦徒字之誤。邲之敗。舟中之指可掬。則徒眾之不反者多矣。故云不復徒。不振旅。不反命。不復徒。三者相對爲文。晉語作邲之役。三軍不振旅。亦指徒眾而言。

惡之易也

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迺其猶可撲。

滅。杜解惡之易曰。言惡易。長家大人曰。杜讀易爲難易之易。而以長字增成其義。殆失之迂矣。案易者延也。謂惡之蔓延也。犬雅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曰。施猶易也。延也。爾雅。弛易也。郭注曰。相延易。盤庚曰。無俾易植于茲。新邑謂延種于新邑也。秦策曰。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謂延患於後也。魯語曰。譬之如疾。余恐易焉。韋注。疾疫厲也。謂禍之相延。亦如疫厲之相延也。上文曰。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惡之延易。禍及於身而不可救。正如火之燎原而不可撲滅。故引商書以明之。惡之延易。亦如草之滋蔓而不可除。故又引周任之言曰。



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莠芟夷蕪崇之絕其  
本根勿使能殖亦是除惡務盡毋使滋蔓之意也東觀  
漢記載杜林疏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莠芟夷蕪崇  
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正取延易之義

發幣于公卿

七年傳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正義曰發陳財幣於公  
卿之府寺引之謹案發幣猶致幣也呂氏春秋報更篇  
因發酒於宣孟高誘注曰發猶致也周語劉康公聘于  
魯發幣於大夫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於大夫魯語賓  
發幣於大夫義竝同

宋公不王 諸侯有王

九年傳。宋公不王。杜注曰。不共王職。莊二十二年傳。曹

劓曰。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

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

大習之。杜以諸侯有王爲從王事。家大人曰。諸侯見於

天子曰王。王之言往也。往見於天子也。宋公不王。猶言

宋公不朝。

周語曰。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

諸侯有王。王有

巡守。猶言諸侯有朝。王有巡守。上言朝以正班爵之義。

帥長幼之序。謂諸侯相朝也。此言諸侯有王。謂諸侯朝

於天子也。故魯語載曹劓之言曰。先王制諸侯。使五年

四王一相朝也。商頌殷武篇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鄭箋曰。世見曰王。曹風下泉篇四國有王。箋曰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周官大行人。凡諸侯之王事。鄭注曰。王事。以王之事來也。引詩莫敢不來王。小行人。凡諸侯入王。鄭注曰。入王朝于王也。引左傳宋公不王。及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周語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

辱在寡人

十一年傳。君與滕君辱在寡人。杜注不解在字。引之謹案。爾雅曰。杜存也。存。問之也。周官大行人。歲徧存。三歲

徧規五歲徧省。大戴禮朝事篇存作在。聘禮記曰。子以君命在寡君。鄭注曰。在。存也。襄二十六年傳曰。吾子獨不在寡人。杜注曰。在存問之也。又成四年傳曰。君若辱在寡君。襄三十一年傳曰。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昭二十八年傳曰。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吳語曰。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並同此義。

不能其億

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其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杜注曰。其。給。備安也。家大人曰。杜訓其爲給。億爲安。給與安各爲一意。則文不相屬。今案其字當讀去聲。其億猶

今人言相安也。一二父兄不能共安。猶下文言寡人有弟不能和協也。言寡人尙不能安同姓之臣而況敢以許爲已有乎。

日失其序

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家大人曰。序與敘同。爾雅曰。敘緒也。周頌閔子小子篤繼序思不忘。毛傳曰。序緒也。總頌閔官傳曰。緒業也。

隰邠

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邠。杜注。隰邠曰。在懷縣。而南釋文。邠。尙征反。續漢書郡國志。河內郡懷有。

陽城注曰左傳曰王取鄭陽城取當杜預曰在縣西

爲與

陽城注曰左傳曰王取鄭陽城

傳二十五年傳曰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陽城引之謹案  
古城字多作成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曲城圍侯盛達  
漢表城作成漢書地理志勃海郡阜城司隸校尉魯峻  
碑城作成丈高成續漢書郡國志成作城是也蓋古本  
作隰成後人因與上文溫原緜樊連讀而誤以隰成爲  
二邑名遂於成旁加口不知成爲城之俗字隰成猶言  
京城臺城成非邑名也譌誤之中可以想見古體若使  
原文徑作城字則義已顯著不得誤爲卹矣

登降有數

桓二年傳夫德儉而有虞登降有數杜注曰登降謂上下尊卑引之謹案登降以數言之非以位言之也登謂增其數降謂減其數也昭三年傳陳氏三量皆登一焉杜注曰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廣雅屨減也屨與降同襄二十六年傳自上以下降殺以兩是增謂之登減謂之降也夏官司土掌羣臣之版度登下其損益之數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歲登下其外生鄭注曰登上也下猶去也每歲更習生去外登下猶言登降皆謂增減之也登降有數者若藻有五采三采二采皆有十二旂九旂七旂五旂纓有十二就九就七就五就尊

者增其數卑者減其數也杜注未得傳意。

滅德立違

今滅德立違杜注曰謂立華督違命之臣家大人曰違

邪也與回邪之回聲近而義同小雅鼓鐘篇其德不回毛傳回邪也大雅大明

篇厥德不回毛傳回違也堯典靜言庸違文十八年左傳作靖諸庸回杜注回邪也昭二十六年左傳君無違德論衡變虛

篇作回德立違謂立姦回之臣上文曰昭德塞違正義

日昭德謂昭明善德使德益章聞也乘違謂開乘違邪使違命止息也案孔以違為違邪是也而又云使違命

正息則以杜言違下文曰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又曰

命而遷就其說耳

君違不忘諫之以德是違為邪也故下文又曰國家之

敗由官邪也六年傳曰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謂無



邪心也。襄二十六年傳曰：正其違而治其煩，謂正其邪也。昭二十年傳曰：動無違事，謂無邪事也。二十六年傳曰：君無違德，謂無邪德也。周語曰：動匱百姓以逞其違。晉語曰：若有違質，教將不入。韋注竝曰：違，邪也。滅德立違，與昭德塞違正相反，則違非違命之謂也。華督之事，豈止於違命而已乎？

王亦能軍

五年傳：王亦能軍。杜注曰：雖軍敗，身傷猶殿而不奔，故言能軍。引之謹案：王已傷矣，尚安能殿？自古軍敗而殿，皆羣臣爲之，不聞王侯身自爲殿也。亦當爲「不」字形相

似而誤此言王之餘師不復能成軍耳。宣十二年傳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正與此同。武連上文讀曰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不能軍。皆甚言王師之敗也。若云王亦能軍。則與上文隔闕矣。試連下文讀曰。王不能軍。祝聃請從之。是聃以王不能軍。故欲乘其敝也。哀十一年傳。齊人不能師。管謀曰。齊人遁。并有請從之。三。正與此同。若云王亦能軍。則又與下文隔闕矣。

始殺而嘗

杜注曰。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

正義曰。賈服始殺。唯據孟秋。不通建酉之月。引之。講案  
賈服二家之說是也。月令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此言  
其盛。非言其始也。月令又曰。孟秋之月。鷹乃祭。是。用始  
行戮。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慝。  
罪邪。務搏執戮有罪。嚴斲刑。天地始肅。不可以廢。是陰  
氣始殺。在建申之月也。月令又曰。孟秋之月。農乃登穀。  
天子嘗新。先薦寢廟。鄭注曰。黍稷之屬。於是始孰。管子  
輕重已篇。以夏曰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  
孰。天子祀於大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是嘉穀  
始孰。皆於宗廟。亦在建申之月。故春秋繁露曰。嘗者以

七月嘗黍稷也。何得以爲建酉之月乎。且上文啓蟄而  
郊。杜以爲建寅之月。龍見而雩。爲建巳之月。下文閉蟄  
而烝。爲建亥之月。皆春夏與冬之孟月。則此當爲孟秋。  
建申之月。明甚。正義曰。以上下準之。始殺嘗祭。實起於  
建申之月。已得之矣。而又云。建酉者。言其下限。則曲徇  
杜氏之失也。正義又以釋例引詩蒹葭蒼蒼。白露爲霜。  
以證始殺百草。案白露爲霜。則九月霜降時矣。九月斗  
建戌。不建酉。豈酉月始殺之證乎。釋例之說。始不足據。  
當從古注以爲孟秋。

日虞四邑之至 始吾有虞於子

十一年傳。目曰虞四邑之至也。杜注曰。虞。度也。家大人曰。方言曰。虞。望也。廣雅言曰。望。四邑之至也。昭六年傳。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杜注曰。虞。度也。言薄度子產以爲已法。案虞亦望也。言替也。吾有望於子。今則無望矣。

天之不假易

十三年傳。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杜注曰。言天不借貸。慢易之人家大人曰。假易猶寬縱也。天不假易謂天道之不相寬縱也。僖三十三年傳曰。敵不可縱。史記春申君傳。敵不可假。秦策作敵不可易。是假易皆寬

縱之意也。賈子道術篇曰。包眾容易。謂裕是易與寬容同義。廣雅曰。假。駁也。駁與易古字通。

### 兩政

十八年傳。茲后匹嫡。兩政。稱國亂之本也。杜注。茲后。曰妾如后。注。匹嫡。曰庶如嫡。注。兩政。曰臣擅命。注。稱國。曰都如國。引之謹案。杜釋兩政。與上下文異。義非也。或非政事之政。謂正卿也。爾雅曰。正長也。正卿爲百官之長。故謂之正。襄二十五年傳。齊人賂晉六正。杜彼注曰。三軍之六卿是也。閔二年傳。君與國政之所圖也。賈逵注曰。國政。正卿也。見史記晉世家集解。哀十五年傳。班公善故政。欲

盡去之。杜彼注曰：故政。輒之臣。史記衛世家作莊公欲盡誅大臣。周語：管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韋注：竝曰：升爲正卿。是正與政通也。兩政者。寵臣之譴。與正卿相敵也。曰竝。曰匹。曰兩。曰擗。皆相敵之詞。閔二年傳曰：內寵竝后。卽此所云竝后也。曰嬖。子配適。卽此所云匹嫡也。曰大都。擗國。卽此所云媯國也。曰外寵。二政。卽此所云兩政也。政。正卿也。外寵之竝於正卿。亦猶內寵之竝后。嬖子之配適。大都之擗國。故曰竝后匹嫡。兩政。擗國。亂之本也。嬖子說疑篇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

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竝后外寵貳  
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  
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  
臣以擬其主也此尤其明證矣管子君臣篇內有疑妻  
之妾此官亂也庶有疑  
適之于此家亂也胡有疑相  
之臣此國亂也義與姆于同杜於竝后匹嫡綱國皆依  
閔二年傳爲訓而於兩政獨曰臣擅命則誤以政爲政  
事故耳。

### 徙人費

莊八年傳誅屢於徙人費引之謹案徙當爲侍字之誤  
也侍人卽寺人秦風車鄰篇寺人之令釋文寺本或作  
侍傳二十四年左傳寺人城釋文寺本



又作詩略十年傳。詩人柳釋文。寺又作侍。二十五年傳。侍人檢相釋文。侍。本亦作寺。襄二十九年。魏梁傳。寺人。也。薛文。寺人。本又作侍人。又襄二十五年。左傳。侍人。賈。舉。昭二十一年。專。公使侍人。以司馬之侍人。左傳。哀二十五年。傳。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孟子萬章篇。侍人。指環。並與寺人同。顏師古。匡謬正俗。強爲分別。非也。下文。柳之見。血與齊莊公。鞭侍人。買舉相類。又曰。賈。

請先入。伏公而出。闕。明是侍人。給事宮中者。漢書古今人表。作寺人。賈是其明證也。下文石之紛如。孟陽皆侍人。也不言侍人。首蒙侍人。賈之文而省也。若作徒人。則文字相承之理不見。且徧考書傳。豈有徒人之官乎。杜於石之紛如。孟陽。並注曰。小臣。而徒人。賈無注。且僖二年。齊寺人。貂注曰。寺人。內奄。宣成十七年。寺人孟張。注。

曰。寺人奄士。而此獨無注。蓋所見本已誤爲徒人。故疑而闕之也。釋文出徒人費三字。顏師古注漢書寺人費曰。卽徒人費也。廣韻人字注曰。亦複姓。齊有徒人費。元和姓纂同。皆據誤本左傳也。管子大匡篇作徒人費。亦後人據左傳改之。

伯父無裏言

十四年傳鄭厲公使謂原繁曰。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大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杜預無裏言曰。無納我之言。家大人曰。無裏言。謂不通內言於外。非謂無納我之言也。襄二十六年傳。衛獻公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

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問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寡人怨矣。對曰。臣不能欺。過外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也。不通外內之言。卽所謂無裏言。

命之宥 命晉侯宥

莊十八年傳。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注曰。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正義曰。命之宥者。命之以幣物。所以助歡也。禮。主人酌酒於賓曰獻。賓答主人曰酢。主人又酌以酬賓曰酬。謂之酬幣。蓋於酬酒之時。賜之幣也。引之謹案。杜謂以幣物助歡者。蓋據公會大夫禮公受宰夫束帛以侑也。侑與宥通。然聘禮曰

若不親會使大夫名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  
酬幣是侑幣用於會禮非饗禮所用也。且如杜說命以  
幣物以助勸則傳當云命宥之不當云命之宥也。尋文  
究理殆有未安。今案爾雅曰。酬酢。侑報也。則侑與酬酢  
同義。命之侑者其命號公晉侯與王相酬酢與或獻或  
酢。有施報之義。故謂之侑命之侑者所以親之也。僖二  
十八年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晉侯宥。其爲命晉侯與  
王相酬酢較然甚明。若謂助以幣帛則傳但云王享醴  
宥之可矣。何須云命晉侯宥乎。杜注曰。既饗。又命晉侯  
助以束帛。以將厚意。失  
之。又僖二十五年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晉語作

王饗醴命公胙侑胙卽酢之借字。蓋如賓酢主人之禮以勤侑於王。故謂之酢侑與。而韋注乃以胙爲賜祭肉。時當饗醴。安得有祭肉之賜乎。韋又云。命加命服也。侑。侑幣。皆失之。傳所言者。饗禮也。而解者乃當以會禮之侑幣。雜以吉禮之賜胙。失傳意矣。

馬三匹

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引之謹案。古無以三馬賜人者。三當爲三。三古四字。脫去一畫耳。交侯之命曰。用賚爾馬四匹。小雅采芣曰。君子來朝。何錫子之。雖無子之。路車乘

馬乘馬四馬也。覲禮曰：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路下四，是也。禮自士以下，降殺以兩，故侯之賜數不與公同。昭六年傳曰：楚公子棄疾見鄭伯，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是其例也。竹書紀年：武乙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王十馭馬八匹。今本入誤作七，從太平御覽皇王部八引改。然則賜王五馭者，馬當四匹矣。

正班爵之義

二十三年傳：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釋文義字無音。家大人曰：義讀爲儀。正義曰：朝以正班爵之等義。

等義卽等儀孔讀得之。周官司土云。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是也。舊本北堂書鈔禮儀部二引此。正作儀。陳禹謨從今本改儀爲義。古書多以義爲儀。說見禮記別之以禮義。

下

東關嬖五

二十八年傳。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杜注曰。姓梁名五。杜聞闕之外者。東關嬖五。則在闕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爲。獻公所嬖。倖視聽外事。引之謹案。外嬖對內嬖而言。僖十七年傳。內嬖驪姬。內嬖也。二如夫人者六人。五。外嬖也。外嬖二字。統二五言之。東關下不當復有嬖。

字梁五既稱其姓曰梁東關五不應獨略其姓廣韻東字注曰漢穆姓左傳晉有東關嬖五則東關爲姓矣既以東關爲姓則東關下愈不當有嬖字如梁五以梁爲姓而謂之梁嬖五尺乎漢書古今人表正作東關五韋昭注晉語亦曰二玉獻公嬖大夫梁五與東關五也是古本無嬖字之明證杜注皆失之。

### 龙涼

家大人曰閱二年傳龙涼冬殺金輿玳離上字與下字義竝相因龙旣爲雜則涼亦爲雜也說文龍白黑雜毛牛也涼龍牛也春秋傳曰龍涼又曰涼雜味也龍與龙



同義，惟際與涼同義，是涼皆雜也。

### 五侯九伯

引之謹案，僖四年傳，五侯九伯，其說有三。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曰：周封伯禽、康叔於魯，備地各四百里。大公於齊，兼五侯地。漢書諸侯王表作：大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蓋謂齊國兼有五侯九伯之地，此一說也。正義曰：鄭元以爲周之制，每州以一侯爲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侯十八伯。大公爲東西大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耳。此一說也。抑風旄邱正義引服虔注曰：五侯，公侯伯子男。

九伯九州之長。杜預與服同。此一說也。案下文女賁  
征之。非謂滅其國而有之也。馬班之說。殊非傳意。鄭君  
之說。則正義以爲校數煩碎。非復人情。服杜以五侯爲  
公侯伯子男。九伯爲九州之長。案王制曰。八州八伯。鄭  
志張逸問曰。九州而八伯者。何荅曰。畿內之州不置伯。  
王制然則方伯唯八州有之。不得言九伯也。今案侯  
伯。謂諸侯之七命者。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曰侯伯者。  
舉中而言。天下之侯不止於五。伯亦不止於九。而曰五  
侯九伯者。謂分居五服之侯。散列九州之伯。若堯典五  
刑有服。謂之五服。五流有宅。謂之五宅。禹貢九州之山

川。謂之九山九川也。侯言五伯言九。互文耳。五服卽九州也。又案子長孟堅言齊有五侯九伯之地者。謂侯爵之國五伯爵之國九。而齊兼有其地也。其說五九則非。其說侯伯則是。蓋當時說左傳者皆不以侯爲諸侯伯爲方伯也。

漢水以爲池

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經義雜記曰。釋文作漢以爲池。云本或作漢水以爲池。水衍字。案杜注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則方城者山名。漢者水名。博文漢不言水。猶方城不言山也。家

大人曰。臧說是也。他書所引。多作漢水。以爲池。蓋後人依已行之傳文加之也。商頌殷武正義引服注云。方城山也。漢水名。若傳文本作漢水。則服注爲贅語矣。自唐后。經依或本加水字。而各本皆沿其誤。

雖眾

雖眾無所用之。家大人曰。雖眾。本作雖君之眾。此對上文。以此眾戰。以此攻城而言。故曰。雖君之眾。無所用之。唐后。經脫去君之二字。則文義不明。而各本皆沿其誤。商頌殷武正義。周官大司馬疏。文選西征賦注。白帖五十三。五十八。太平御覽州郡部十四。引此。竝作雖君之

眾。

輔車相依

五年傳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服注曰輔上領車也與牙相依

見衛風頰人篇正一

杜注曰輔頰

輔車牙車家大人曰釋名曰輔車其骨強所以輔持口

也或曰牙車牙所載也或曰領車領含也口含物之車

也或曰頰車亦所以載物也或曰鼈車鼈良之倉積於

頰人倉似之故取名也凡繫於車皆取在下載上物也

然則牙車或謂之領車或謂之輔車輔車是一物不得

分以爲二也杜以輔爲頰車爲牙車若不可通服謂領

車與牙相依。亦與傳不合。傳云輔車相依。不云輔車與牙相依也。此皆因下句言唇齒。遂致以輔車爲頷車耳。余謂唇齒倚寒。取諸身以爲喻也。輔車相依。則取諸車以爲喻也。小雅正月篇。其車既載。乃棄爾輔。正義曰。爲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則車之有輔甚明。呂氏春秋權勳篇。宮之奇諫。虞公曰。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云若車之有輔。則爲載物之車。而非牙車矣。說文車部。輔字列於轆轤二字之間。云春秋傳曰。輔車相依。繫傳如是。大徐本。附春秋傳曰。輔車相依八字。

而移人頰車也四字於前以代  
之。又退輔字於部未壽字上。從車甫聲。又列一說云

人頰車也。人上脫一許引春秋傳輔車相依以爲從車

之正義而人頰車也下則不引春秋傳則春秋傳之取

喻於車不取喻於頰車較然無疑服杜二家何不考於

小雅呂覽之文而輒以爲牙車乎。虞翻注艮六五亦誤以頰車爲輔車相依

之專見。又案高誘注呂覽云車牙車也。各本脫輔頰也。下車字。

全與杜氏注同蓋後人以杜注改之也彼文旣言若車

之有輔云云下乃云先人有言曰脣竭而齒寒則取喻

之不同類可知高氏不應不察而以車之有輔爲齒頰

之屬也。

神必據我

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杜注曰：據猶安也。引之謹案據依也。抑風柏舟篇亦有兄弟不可以據。毛傳曰：據依也。周語曰：民無茲依。晉語曰：民各有心無所據依。皆其證也。虞公謂神必依我。故宮之奇割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又曰：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藐諸孤

九年傳以是藐諸孤。杜注曰：言其幼稚。今本作幼賤，乃後人所改時矣。齊已立爲大子，不得言賤。正義曰：言年既幼稚，黜藐於諸子之孤，則注本作幼稚明矣。文選寡婦強注引注亦作幼稚。與諸子黜藐，顧氏甯人杜解補正曰：藐小也。惠今改正。



氏定宇補注同。案呂忱字林曰：藐，小兒笑也。文選注顧君

訓藐爲小，亦未嘗引之。謹案杜以藐爲縣藐，諳爲諸子

以是縣藐，諸子孫斯爲不詞矣。文選寡婦賦：孤女藐焉

始孩。李善注：廣雅曰：藐，小也。字林曰：孩，小兒笑也。是小

兒笑，乃釋孩字。出說文非釋藐字。俗本文選注脫孩字。而

惠遂以藐爲小兒笑，其失甚矣。願訓藐爲小。是也。貌之

也。眇也。方言：眇，眇小也。廣雅：眇，眇小也。但未解諸字。今案諸卽者字也。者

與諸古字通。郊特牲曰：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

或諸遠人乎？或諸卽或者。土廣：眇，卽作大戴禮：祗將軍

文子篇：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悌，說之以義。

而觀諸體者亦諸也。爾雅釋魚龜。倚者靈。仰者謝。前金諸。句果。後弁諸。句獵。諸亦者也。蕤者孤。猶言羸者陽耳。周語。此羸者陽也。韋注。羸弱也。又詩言彼茁者葭。彼姝者子。彼蒼者天。有頍者弁。有苑者柳。有九者狐。有卷者阿。文義竝與此相似。

不可以貳 不能苟貳 臣不敢貳 好學而  
不貳 不貳其命

皆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引之謹案。貳當爲貳。貳者貳之借字。詳見詩士貳其行下。大雅瞻卬傳曰。貳變也。言不濟則以效繼之。吾已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變改也。襄二十六年

傳。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貳亦當爲貳。言受納君之命於先人。不可以變改也。昭二十年傳。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貳亦當爲貳。言奉初命以周旋。不能變改也。又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貳亦當爲貳。言奉寡君之命。不敢變改也。又昭十三年傳。好學而不貳。貳亦當爲貳。言好學好終不變也。射義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是也。二十六年傳。天道不誣。不貳其命。貳亦當爲貳。廣雅。貳。差也。不貳其命者。言其命不差也。說苑權謀篇引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是也。古貳字多誤爲貳。互見詩土貳其行。

禮記荀離不忒下

應乃懿德

十二年傳。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正義曰。應當也。言我當女美德。引之謹案。訓應爲當於義。無取廣雅。曰應受也。言我受女美德而不忘也。古訓應爲受說。見尚書。應保殷民下。

受下鄉之

管仲受下鄉之禮而還家。大人曰。受上當有卒字。上文管仲辭上鄉之禮。是欲受下鄉之禮也。王雖不許。而管仲終不敢以上鄉自居。故曰卒受下鄉之禮。而還若無

卒字則與上文不相應矣。自唐后經始脫卒字。而各本皆沿其誤。杜注卒受本位之禮。卒受二字。卽本於正友白帖五十九。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四。引此竝作卒受。下卿之禮。史記周本紀同。

感憂以重我

十五年傳。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引之謹案。重字義不可通。重疑當作動。謂晉大夫反首拔舍以感動我也。杜注不釋重字。釋文重字無音。至下句重其怒也。始云重其直用反。則此句作動不作重可知。動字易曉。故杜不加訓釋。若是重字。則文義難解。不得無注矣。動惟徒孔切。

一音人所共知。故不須作音。若是重字。則有直龍直隴  
直用三切之異。不得無音矣。左傳動字。釋文皆不作音。  
如折五年。廢劫而放。文十二年。使者目動而言肆。  
宣十一年。謂陳人無動。釋文皆無音。其他亦然。以是  
知其爲動也。唐石經始誤爲重。

### 其卜貳圍也

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圍也。杜注曰。貳代也。引之謹

案古無訓貳爲代者。貳當爲貳。貳與代古同聲。廣韻。貳他得切。

古音轉去聲。則他代切。五經文字。貸。他代反。拒承。或作  
爲貳字。說文。貳從人求物也。卽今借貸字。貸從代聲。貳  
代並從。晉語曰。其改置以代圍也。此傳曰。其卜貳圍也。  
弋聲。

貳卽代之借字也。貳貳字相似。學者多見貳。少見貳。改

貳譌爲貳矣。鄭注坊記引此作貳而解爲君之貳。

坊記唯卜

之日稱二君。鄭注二當爲貳。唯卜之時辭得日君之貳。

某職音惠公獲於秦命其大夫歸擇立君曰其卜貳圉

也。彼正義曰卜副貳之子圉令爲君則卜貳圉下必增

爲君二字而其意始明其失也迂矣。且晉語之文正謂

代立非謂副貳也。蓋鄭所見本已譌作貳故說之未確

惠氏左傳補注良史記晉世家晉侯使呂省等報國人

以鄭說爲是失之。日孤雖得歸母面目見社稷。卜日立子圉則史公所見

傳文已譌作貳故直以貳圉爲立子圉而改其文云卜

日立子圉不知傳文本作其卜貳圉。故晉語作其改置

以代圉。韋昭注曰欲令更立他公子以代子圉言父子

避位以感羣下其說是也

孫氏說文選字注云以代甲謂用世次當立之謂大誤

定八年傳衛靈公謂大夫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秀語意正與此同是此傳之意亦謂卜他公子以代子圉非謂卜立子圉也史公之改誤矣杜以晉語之代釋此傳之貳亦未知貳爲貳之譌貳爲代之借也書傳貳字多有譌作貳者詳見前其儀不貳禮記病離不貳下

### 宗邱

敗于宗邱杜注曰邱猶邑也敗不出國近在宗邑引之謹案昭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邱與此



同名。杜彼注曰：宗邱，楚地。則此宗邱亦晉地。蓋卽韓原之別名。猶夾谷一名祝其，虎牢一名制也。杜氏春秋土地名曰韓，韓原，宗邱三名。故韓國。此說得之。釋名釋邱曰：宗邱，邑中所宗也。則宗邱乃邱名。蓋韓原之地有邱曰宗邱，故韓原又名宗邱也。

姪其從姑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杜注曰：兌下震上，睽歸妹上。史蘇占之曰：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六變而之孫。史蘇占之曰：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杜注曰：震爲木，離爲火，火從木生，離爲震妹，於火爲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圉質秦，引之謹案，火卽離。

也。不得已爲姑而又爲姪。杜說非也。今案震以陽爻爲主而陽爻在下，離以陰爻爲主而陰爻在中，離之陰爻高於震之陽爻一位，故震以男而爲姪，離以女而爲姑。是伯姬與子圉爲姑姪之象也。此以爻之高下爲其行。董與說卦傳所謂震爲長子，離爲中女者，殊義何得以震兄離妹說之乎。凡卦變而之他，則曰從。閔元年傳，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杜注曰：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而爲比。辛廖占之曰：震爲土車，從馬。杜注曰：震變爲坤，震爲車，坤爲馬。襄二十五年傳，崔武子筮娶棠姜，遇困之大過。杜注曰：坎下兌上，巽下兌上，大過，困六三變而爲大過。陳文子曰：夫從風，風墮，妻不可

娶也。杜注曰：坎爲中男，故曰夫變而爲巽，故曰從風是變而之也。則曰從也。然則姪其從姑，亦取震變爲離之義，所從之卦當爲離。從之之卦當爲震，離爲姑而震爲好明矣。

懷公命無從亾人

二十三年傳：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亾人，期期而不至。無赦。家大人曰：懷公下脫立字，則與上句不相承。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凡諸侯卽位，必書某公立。此不書立，亦與全書之例不符。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九，治道部二，兩引此文，皆作懷公立，命無從亾人，則

宋初本尚有未脫立字者。史記晉世家云九月惠公卒，大子圍立，是爲懷公。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其文皆出於左傳。史記之大子圍立，卽左傳之懷公立也。則傳文原有立字明矣。

### 波及晉國

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波字杜無注。家大人曰：波讀爲播。鄭注禹貢云：播，散也。言散及晉國者也。波與播古字通。禹貢：發波旣豬。馬鄭王本竝作發播。周官職方氏：其浸波蕩。鄭注云：波，讀爲播。管子：君臣篇：夫水，句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言水播蕩而上，盡其動搖而復下也。

莊子人間世篇言者風波也。行者實也。夫風波易以動。實也。易以危。風波與實。對文。言風播則易以動。實也。則易以危也。外物篇鮒魚對莊周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司馬彪云。謂波蕩之臣。波蕩。卽播蕩也。司馬相如上林賦。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蕩波與震動。對文。張衡西京賦。河渭爲之波盪。吳嶽爲之阨堵。波盪與阨堵。對文。蕩波。卽波盪。波盪猶播蕩耳。此皆古人借波爲播之證。學者失其讀久矣。

臣之罪甚多矣。行者甚眾。懼者甚眾矣。

家大人曰。僖二十四年傳。臣負羈。繼從君巡於天下。臣

之罪甚多矣。甚當作其。臣之罪其多矣。語意已足。不必  
言甚多也。晉語作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怨其多矣。是  
其證。又行者甚眾。豈唯刑臣甚。亦當作其。言君若念舊  
惡。則行者其眾矣。其者。惘然之詞。此時尚未有行者。不  
得言甚眾也。釋文曰。一本甚作其。是其證。又國君而譬  
匹夫。懼者甚眾矣。甚亦當作其。釋文曰。懼者其眾矣。本  
或作甚眾矣。晉語作懼者眾矣。則作其眾者是也。

丁未朝于武宮

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引之謹案。丁未下當有  
入于絳三字。而今脫去。武宮在絳。不在曲沃。必先入于

絳而後朝于武宮若但言入于曲沃而不言入于絳則

似以武宮爲曲沃之廟矣且卽位必於國中豈有言入

于曲沃而不及入于絳者乎晉語載此事正作丙午入

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卽位于武宮是其明證武宮在絳

看曲沃自武公始爲晉侯而徙絳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絳縣晉武公自曲沃

徙故於絳立武宮也宣二年傳趙宣子使趙穿逆公子

黑臀于周而立之王申朝于武宮立之者卽位於絳也

成十八年傳晉欒書使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庚午盟

而人辛巳朝于武宮盟而入者入于絳也則其朝于武

宮非絳宗廟而何韋昭不悟僖傳之朝于武宮在入于

終之後乃謂武宮在曲沃疏矣

辨見晉語燕于武宮下。

### 弔二叔之不咸

晉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杜注曰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故廣封其兄弟。正義曰昭六年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彼叔世爲三代之末。知此二叔亦二代之末世也。二代之末疏其親戚以至滅。周公創其如此。故制禮設法親其所親。廣封兄弟以自蕃衛也。鄭眾賈逵皆以二叔爲管叔蔡叔。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亂。故



封建親戚。鄭元詩箋亦然。案其封建之中。方有管蔡。豈  
傷其作亂。始封建之。馬融以爲夏殷叔世。故杜同之。引  
之。謹案叔世二字。相連爲義。不得去世而稱叔。昭六年  
傳。三辟之典。皆叔世也。如去世字而云皆叔也。則所謂  
叔者。何所指乎。周語曰。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晉語曰。  
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又曰。夫三季王之亾也。寫如  
去代字而云若二季矣。去王字而云雖當三季。三季之  
亾。則文義不明。以是推之。二代之叔世。不得但稱爲二  
叔明矣。而云二叔。一代之末世。其不可通一也。傷夏殷  
之叔世。疏其親戚。則當云。弔二叔世之親戚不感其義。

乃著。今不明言親戚而但曰不咸，則所不咸者何人何事乎？二十二年傳：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如去兄弟二字而但云吾之不協，其可曉乎其不可通二也。馬杜二家之說，未爲允當。當以鄭賈之義爲長。詩序：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塲箋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正義曰：咸，和也。咸與誠同，誠文誠和也。言周公閔傷管蔡二叔之不和睦，流言作亂，用兵誅之，致令兄弟之恩疏。曹植求通親親表亦云：魯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是也。二叔卽管蔡，而下文封建又

有管蔡者二叔雖誅而其國不除仍封建其後嗣

正義謂管

蔡是武王封以武王克殷周公爲輔故歸之周公非也

定四年傳管蔡啓商恭聞

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其子蔡仲改行帥德  
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是也管叔  
之後復封雖無明文而管蔡並在周公封建之列則不  
除其國可知史記管蔡世家曰管叔誅於無後非也管  
蔡始封在武王時至作亂被誅仍封建其後親親之道  
也上云二叔下云管蔡意義本不相礙何須訓爲二代  
之叔世乎

以狄師攻王

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引之謹案。下文始以狄師伐周。則此攻王者非狄師也。狄師二字。蓋因下文而衍。當作遂奉大叔以攻王。蓋積叔桃子先奉大叔以攻王。欲以大叔代王也。因國人納王而弗克。故是年之秋。又以狄師伐周。立大叔耳。遂奉大叔以攻王。猶莊十九年傳。五大夫奉子積以伐王也。

### 子臧之服

子臧之服不稱也。夫釋文服作及。云一本作服。家大人曰。作及者是也。及謂及於難。桓十八年傳。周公弗從。及及杜注。及於難也。凡傳言及者皆以此。言子臧之所以及於難者。由服之不稱也。不稱是推原其所以獲禍之故。昭元年傳。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語意與此相似。但言不稱而不

言服者蒙上文不稱其服而省也。子臧之及承上身之災也。而言下文自詒伊慙其子臧之謂矣。又承子臧之及而言若作子臧之服則非其指矣。服字右半與及相似。又涉上文兩服字而誤。

### 商密

二十五年傳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杜注曰商密今南鄉丹水縣。引之謹案續漢書郡國志南陽郡丹水有章密鄉。卽商密也。古字商與章通。柴誓我商賚女。釋文曰商徐音章。呂氏春秋勿躬篇弦章。韓子外儲說作弦商是也。志言有章密鄉正以其爲春秋地名。

也。而劉昭無注。蓋不知商與章之通。僭是以失引左傳耳。

銘簡二十八字

趙衰爲原大夫。狐鞫爲沮大夫。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晉侯問原守於守人勃鞞。對曰。晉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引之謹案。晉侯以下二十八字。當在衛人于莒于我之前。其曰故使處原。正說趙衰爲原大夫之由也。銘簡在下耳。

晉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晉趙襄以壺飡從徑餒而弗會杜讀至徑字句絕云徑  
猶行也釋文徑古定反一讀以壺飡從絕句讀徑爲經  
連下句乖於杜意正義曰杜以傳文爲徑故釋爲行上  
讀爲義劉炫改徑爲經謂經歷飢餒下屬爲句輒改其  
字以規杜氏非也武進臧氏用中拜經日記曰案顧氏  
執辨徐氏紀產風雖直徑營徑管卽經管也史記高祖  
本紀夜徑澤中索隱曰徑舊音經楚詞招魂徑堂入與  
經一作徑蓋古通用當從劉允伯讀作徑下屬爲句家  
大人曰臧說是也史記甘茂傳今之燕必經趙秦策經  
作徑大宛傳經初奴索隱本經作徑是古字多以徑爲

經也。韓子外儲說左篇以此爲箕鄭事。云箕鄭挈壺餐而從。亦以從字絕句。下云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始言迷而失道。繼言飢而道泣。終言寢餓而不敢食。則爲時已久矣。故傳約言之曰。經餓而弗食。

曰稱舍於墓

二十八年傳。聽與人之謀。曰稱舍於墓。正義曰。此謀字。或作誦。涉下文而誤耳。誦涉下文。與人之誦。曰而誤也。家大人曰。曰字亦涉下文。而衍。鄭注射義曰。稱猶言也。與人之謀。言舍於墓也。稱上不當復有曰字。唐石經已



誤衍通典兵十五太平御覽兵部四十五引此皆無曰  
字

三百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釋文百音陌引之謹案百陌古字  
通。陌者橫越而前也。釋名曰鹿兔之道曰亢行不由正  
亢陌山谷草野而過也。續頭或謂之陌頭言其從後橫  
陌而前也。廣韻超莫白切超越也。郭璞江賦曰鼓帆迅  
越。趙深截洞與陌字聲義正同。杜訓百爲勦正義謂方  
眺皆勉力竝失之。

以亢其解

尚惠會言以亢其讎。杜注曰：亢猶當也。讎謂楚也。家大

人曰：杜訓亢爲當，故以讎爲楚，其實非也。

周官馬質稱惡馬，鄭司豐

曰：網讀爲以亢其讎之亢。亢，御也。禁也。則自先鄭已說。

此言亢者，扞蔽之意。亢其

讎，謂亢楚之讎也。楚之讎，謂宋也。亢楚之讎者，楚攻宋

而晉爲之扞蔽也。晉語曰：未報楚惠而抗宋，是其明證。

矣。

章注：扞，蔽也。說文：抗，扞也。抗與亢通。列子：黃帝篇：釋文曰：抗，或作亢。

凡扞禦人謂之亢。

爲人扞禦亦謂之亢。義相因也。昭元年傳曰：苟無大害

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又曰：言不能亢身，焉能亢宗。

杜注：亢，蔽也。

也。二十二年傳曰：無亢不衷以獎亂人，皆是扞蔽之義。

請與君之士戲

惠氏補注曰。朱國禎曰。戲者兵也。三軍之號所云戲下是也。若云以兵見耳。林堯叟謂得臣輕用民命。便解作戲弄之戲。夫得臣亦英雄。豈有此失。引之謹案。林固失之。而朱亦未爲得也。說文。戲。兵也。從戈。盧聲。則戲乃兵器之名。請與君之士兵。豈復成文義乎。若以爲戲下之戲。則愈不可通。漢書高帝紀。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顏師古注曰。戲。謂軍之旌麾也。音許宜反。亦讀曰麾。漢書通以戲爲麾字。是戲乃旌旗之名。請與君之士旗。文義尚可通乎。今案。戲。角力也。晉語。少室周爲趙簡子右。同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筭。韋注曰。戲。角力也。戰有

勝負角力亦有勝負。故比戰於戲。晉語又曰。夷吾之少也。戲不過所復。僖九年左傳作夷吾能鬪。不過是戲。卽鬪鬪卽角力也。

鞞鞞鞞鞞

鞞鞞鞞鞞杜注曰。在胸曰鞞。釋文。鞞以刃反。說文云。引軸也。正義曰。此注與說文不同。蓋以時驗爲解也。家大人曰。鞞當爲鞞。說文。鞞當膺也。與杜氏在胸之訓正合。墨子魯問篇曰。鼓鞞於馬。鞞是也。鞞鞞草書相似。易以爲涸。故鞞誤作鞞。詩小戎傳。游環。鞞環也。釋文。鞞本又作鞞。沈重曰。舊本皆作鞞。鞞者。游在驂馬背上。以驗馬。

外轡貫之以止駮之出。左傳云如駮之有靳。無取於靳也。是亦靳誤爲駮者。

以相及也

有淪此盟以相及也。杜注曰以惡相及。引之謹案。及字之義不明。故杜增成其義曰以惡相及。然傳文但言相及。不言以惡也。今案及當爲反字之誤也。呂氏春秋先

年。高義篇必宐內反於心。淮南說言篇。莫能反宗。今本反字並譌作及。史記蔡澤傳。乘至盛而不反。道理秦策反。說相及。相反。謂相違。韋注周語曰反違也。上文曰使皆降

心以相從也。從與違義正相對。上文曰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相從則協。相反則不協矣。信五年傳。員

陳轅宣仲怨鄭中疾之反已於召陵宣十五年傳楚子使謂解揚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爾故哀二十七年傳曰知伯貪而懷故韓魏反而奪之晉語曰成而反之不信趙策曰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反之淮南詮言篇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曰高注曰反背叛也義並與此同

### 昌歌

三十年傳響有昌歌杜注曰昌歌昌蒲菹釋文歌在感反正義同杜解補正曰顧氏玉篇有歌字徂敢切案歌當爲感釋文正義俱音三感反廣韻歌字收於上聲四十八感不收於四十九敢昌蒲菹也然則

傳之昌歎正合此字而唐人已誤爲歎廣韻亦誤以上杜解

補段氏說文注曰歎尺玉切昌蒲氣辛香以爲蒲其氣

觸鼻故名昌歎歎之讀在感反者語之轉也歎與歌皆

可讀屋沃木韻之音非必定當在感反也引之謹案廣

韻入聲一屋歎說文本才六切歎歎也才六之音轉爲

在感乃幽侵二部之通歎音才六反於古音屬幽部又音在感反於古音屬侵部二部

古或相通韻六四虎視叱咤與迷爲韻洪範女則念之

與守皆受爲韻楚詞稱頌類可任今與醜爲韻說文爲

古文作何從何聲又作何從何聲何讀三年導服之導

一曰讀若沾矣從穴火求省聲讀若三年導服之導皆

其聲歎從龍聲廣韻音七宿切而音在感切猶歎從牽聲音力

於古音屬幽部少牢饋食禮下篇古文發作尋則屬侵

部幽侵二部相通故數以圭爲聲不誤改爲熱省聲大

徐又刪聲字皆非也。而音徐鹽切。龍壺皆以夫爲聲也。若從蜀聲

之字。徧考諸書無讀入侵部者。以是知其當從龍。不當

從蜀也。特以歛字或省作嗽。說文。龍從六龍省。聲。或作

可省。而。龍字隸書作𧈧。與蜀相似。故傳寫者誤作歛。史

記倉公傳。肝氣濁而龍。心氣濁躁而經。腎氣有時閒濁

心脈濁。兩濁字。徐廣竝云。一作龍。可知龍與蜀字常相

亂也。歛爲嗽之誤。嗽爲歛之省。倣字正當作歛。爲左傳

音者。右服虔嵇康高貴卿及諸家玉篇作歛。首徂感反

蓋師承有自矣。廣韻雖誤作嗽。而亦音徂感切。孔氏正

義亦云。此昌歌之音。相傳爲在感反。段氏乃欲改爲尺



玉切。而云香氣觸鼻。故名昌歆。我未之前聞也。

必親其共

三十一年傳。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城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家大人曰。必親其共。共字義不可曉。當是先字之誤。先字隸書作先。形與共字相似。言諸侯之使來分曹地。晉必親其先至者。而多與之地。若後至。則無及於事。故下文曰。不速行。將無及也。魯語載重館人之言曰。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固班。亦必親先者。是其明證矣。先字不煩音釋。故杜無注。陸亦無音。若是共字。則不得。

無音釋也唐石經始誤作共

必外是閒

三十二年傳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外是閒余收爾骨焉杜解必外是閒云以其次險故引之謹案杜意謂蹇叔以二殺次險故料其子必外是閒此非傳意也必外是閒余取爾骨者言汝必在此閒戰外不可在他處外有定所乃可收爾骨也三十三年公羊傳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外必於殺之處斃吾將尸爾焉殺梁傳略

同 呂氏春秋悔過篇蹇叔謂其子曰女外不於南方之

岸必於北方之岸爲吾尸女之易皆其證矣宣十二年  
傳逢大夫指木謂其二子曰尸女於是事亦與此相類

具圃

三十三年傳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七經孟子  
考文曰宋板圃作圃盧氏抱經鍾山札記曰案初學記  
河南道所引是具圃水經潛水下所引是具圃新校本  
乃改作具圃今以杜注攷之云原圃具圃皆圃名若是  
具圃杜必不如是下注卽注亦止云原圃亦圃名可矣  
以此知作具圃爲是校勘記曰考文所謂宋板卽此本  
也謂宋慶元本此本初刊似作圃後改從圃案唐石經宋本

淳熙本岳本及譜刻本皆作囿家大人曰作具囿者是

也作具囿者涉注文囿名而誤耳注本云原囿具囿皆

囿名正義釋注本云原囿地名以其地爲囿知與具囿

皆囿名也

下文囿者所以養禽獸云云是釋注中囿字非釋經文

今本正文既誤

作具囿使人遂并注疏之具囿而改之矣據校勘記云

此本初刊似作囿後改從囿則初本作囿正與考文所

引宋板合後又依唐石經及諸本改囿爲囿耳案淮南

地形篇卽之囿田高注引傳曰卽有原囿猶秦之具囿

也

道藏本茅本如是劉績本改具囿爲具囿而各本從之

又上文秦之陽紆注曰

陽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囿

此囿字尚未改

此秦有具囿之

明證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四引作原圍具圍則兩圍字皆誤作圍其資產部四所引正作原圍具圍亦與水經注初學記合後人習於俗本左傳之具圍故見有引作具圍者輒依俗本改之而其改之未盡者猶可考見原文若鍾山札記及予所引者是也又案圍字之見於經文者若成十八年之築鹿圍昭九年之築郟圍定十三年之築蛇淵圍釋文竝音又其見於傳文者若莊十九年取葦國之圍以爲圍僖三年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圍襄十四年射鴻於圍釋文亦音又此文若本作具圍則釋文亦必有音乃釋文但云圍布古反而不云圍音

又則傳文之有圃無園明矣

其爲外君乎

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外君乎杜注曰言以君外故

忘秦施顧氏杜解補正曰外君謂忘其先君猶范鞅之

言外君父也

此樂祿語非范鞅語見襄二十一年

惠氏補注曰其爲外君

乎猶言不爲外君子君在楨故稱外君顧以外其君爲

解案成十三年絕秦書曰穆爲不弔蔑我以君則顧之

說未盡然也家大人曰顧說是惠說非也晉語荀息曰

外吾君而殺其孤呂氏春秋悔過篇先軫曰不弔吾喪

不憂吾哀是外吾君而弔其孤也竝與此外字同義若

成十三年蔑我外君則與此外字異義不得以彼釋此也傳明言其爲外君乎何得以其爲爲不爲若云君在殯故稱外君則下文可謂外君乎又作何解弗思之甚矣

不替孟明孤之過也

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青掩大德家大人曰不替孟明下有曰字而今本脫之不替孟明四字及曰字皆左氏記事之詞自孤之過也以下方是穆公諱上文穆公黜師而哭既罪已而不罪人矣於是

不廢孟明而復用之且謂之曰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云

云大夫二字專指孟明而言與上文統言二三子者不同若如今本作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則不替孟明亦是穆公語穆公既以不替孟明爲己過則孟明不可復用矣下文何以言大夫何罪又言不以一眚掩大德乎然則不替孟明日五字乃記者之詞而大夫何罪云云則穆公自言其所以不替孟明之故也自唐后經始脫曰字而各本遂沿其誤秦誓正義引此無曰字亦後人依誤本左傳刪之文選西征賦注云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日孤之罪也

此引傳文改替爲廢取其易曉而過字作罪則涉上文孤之罪也而誤

白帖五十九出一眚二字而釋之云孟明敗秦師秦伯



不贊曰吾不以一眚掩大德二書所引文雖小異而皆有曰字足正今本之謬

或曰文元年傳云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彼文復使爲政是記者之詞若此文不贊孟明亦是記者之詞則複矣曰左傳之文固有前後相複者桓六年傳云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郕之師十年傳齊衛

鄭東戰于郎下又云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  
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  
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僖五年傳云公使寺人披  
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踰垣而走遂出奔狄二十  
三年傳又云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  
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  
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晉其奔也遂奔狄文十  
三年傳云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  
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  
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宣三年傳又云宋

文公卽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  
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若斯  
之類不可枚舉

呼

文元年傳呼役夫杜注曰呼發聲也釋文呼好賀反引  
之謹案呼卽吁字說文吁驚也堯興帝曰吁傳曰吁疑  
怪之辭莊子在宥篇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釋文吁亦  
作呼檀弓曾子聞之懼然曰呼釋文呼作吁月合大馬  
帝鄭注曰  
謂吁嗟求雨之祭也周官女巫巫疏引鄭答林  
頌難曰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是吁呼古  
字通也吁乃驚怪之聲檀弓注以爲虛德之聲亦非

殺女而立職

左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陳氏芳林疏正曰韓非子  
作廢女

內儲  
說

上云黜商臣似作廢字爲允然江芊怒故

甚其辭讀者正不必泥也又曰唐劉知幾史遺言語篇  
引作廢女引之譌案韓子及史通竝作廢是也上言黜  
商臣下言能事諸乎則此文本作廢女而立職明矣若  
商臣被殺又誑事王子職乎刻女傳飾義傳載此事曰  
大子知王之欲廢之也遂與師圍王宮亦其一證也廢  
字不須訓釋故杜氏無注若是殺字則與上下文不合  
杜必當有注矣自唐后經始從誤本作殺而史記楚世

家亦作殺則後人依左傳改之耳若謂江革怒而甚其

詞則曲爲之說也古字多以發爲廢傳文蓋本作發

殺形相近因誤而爲殺矣

說苑說叢篇智者不妄爲勇  
首不妄發今本發誤作殺

卿出訪聘

竝建聖哲

民竝用之

竝有爭心

竝有亂心

竝走羣望

竝走其望

乃竝徵會

竝建母弟

怨讎竝作

引之謹案竝之言昔也徧也文元年傳凡君卽位卿出

竝聘言徧聘也六年傳竝建聖哲言徧建聖哲也襄二

十七年傳天生五材民竝用之言徧用之也昭六年傳

民竝有爭心言徧有爭心也三十二年傳俾我兄弟竝

有亂心義亦同也七年傳寡君寢疾竝走羣望言徧走羣望也晉語作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二十六年傳諸侯莫不竝走其

望以所王身義亦同也八年傳怨讎竝作言徧作也十四年傳乃竝徵會言徧徵會也二十六年傳竝建母弟以蕃屏周言徧建母弟也竝晉徧一聲之轉并九三日王明竝受其福立政日以竝受此不至基小雅賓之初筵日既醉而出竝受其福以上三條俱詳見本條下月令日藜莠蓬蒿竝興皆晉徧之義也

### 秦穆公

二年傳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校勘記曰石經

無公字足利本亦無案下文云秦穆有馬四年傳其秦  
穆之謂矣六年傳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皆無公字  
諸刻本有者疑衍文家大人曰此說是也秦穆之稱亦  
猶齊桓晉文後人不知古人省文之例故輒加公字耳  
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三治道部十一引此皆無公字

表儀

六年傳陳之藝極引之表儀家大人曰立木以示人謂  
之表又謂之儀呂氏春秋慎小篇注曰表柱也說文曰  
儀榦也從木義聲經傳通作儀故爾雅曰儀榦也表儀  
與藝極義相近皆所以喻法度也緇衣曰上之所好惡

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鄭注言民之從君如景逐表  
荀子君道篇曰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景正儀即表也管  
子形勢解篇曰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  
儀表也韓詩外傳曰智如泉源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  
或言表儀或言儀表其義一也杜注曰表儀猶威儀正  
義曰表章儀飾故猶威儀皆失之

秣馬蓐食

七年傳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杜注曰蓐食早食於寢蓐  
也漢書韓信傳亭長妻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  
中食引之謹案訓卒利兵秣馬非寢之時矣亭長妻晨



炊則固已起矣而云早會於寢蓐云未起而牀蓐中會  
義無取也方言曰蓐厚也會之豐厚於常因謂之蓐會  
訓卒利兵秣馬蓐會者商子兵守篇曰壯馬之軍使盛  
會負壘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會負壘陳而待令是  
其類也兩軍相攻或竟曰未已故必厚會乃不飢亭長  
之妻欲至會時不具會以絕韓信故亦必厚會乃不飢  
也成十六年傳蓐會中禱襄二十六年傳秣馬蓐會泣  
與此同

以門賞彤班

十一年傳朱公於是以門賞彤班使會其征杜注日門

關門征稅也。正義曰。禮惟關門有征。知門是關門也。城門亦有征。必知關門者。以關門征稅其數既多。故昭二十年。僂介之闢。暴征其私。是關禁之重。異於城門。此云倉其征稅。故知關稅也。引之謹案。城門與關皆有稅。此所倉者。城門之稅。非關稅也。地官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鄭注曰。正讀爲征。征稅也。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掌其治禁。與其征廩。是門與關異。司關又云。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謂關之征。門之征也。疏曰。此司言門者。門關同類。無征是同。司關所掌兼門。既不言。故於關并言門也。傳言以門賞彤。班而不及關。下文又言。謂之彤門。則爲城門之征。明甚。杜乃以

門爲關門是直不知門與關之有辨矣

郟邾

十二年傳郟天子以夫鍾與郟邾來奔杜注曰郟邾亦

邑杜春秋地名說成地曰

成與郟同

文十二年成圭或曰邑

或曰玉闕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引服虔注曰郟圭邑

名也。一曰郟邾之寶圭。天子以其國寶與地夫鍾來奔

也。引之謹案寶圭之說是也。郟天子以郟圭來奔猶莒

天子僕以其寶玉來奔耳。

見十八年

郟爲伯爵。當執躬圭。圭

爲郟國之寶。故謂之曰郟圭。猶王子朝所用之圭。稱成

周之寶圭也。

見昭二十四年

若以圭爲郟之邑名。則夫鍾亦甚

邠邑何獨於圭而曰邠乎。且邠大子所挾之邑則爲邠邑可知。又何須加邠字以明之乎。襄之二十一年。庶其以漆間邠來奔。昭之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不聞稱爲邾漆邾濫莒牟婁也。以是言之。邠圭必非邑名。說文邠隴西上邠也。而不云邠邑。是左傳古本無作邠邠者。左傳舊解亦無訓爲邑名者。自杜氏誤從邑名之解。而後世傳寫者遂加邠作邠。釋文邠音圭。則所見本已誤。於是邠圭之爲寶玉。莫有能知之者矣。

無能爲故也

十五年傳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  
男曹伯盟于扈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書  
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家大人曰故字涉下文王  
故也而衍云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也者不書晉侯  
宋公云云而總之曰諸侯言其無能爲也十七年諸侯  
會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功也文義正與此同則無能  
爲下不當有故字自唐石經始衍故字而各本皆從之  
傳十四年文七年正義兩引此文皆無故字

克滅侯宜多 咸黜不端

十七年傳克滅侯宜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杜注曰

滅損也。雖未盡而行，言汲汲于朝。晉引之謹案。上文云：敵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若難猶未盡，亦不能朝于晉矣。滅，謂滅絕也。管子宙合篇曰：滅盡也。文曰：剪滅也。從刀尊聲。史記趙世家曰：當道者謂簡子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焚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難。帝令主君滅二卿，是滅爲滅絕也。甫滅侯宣多而卽朝于晉，言不敢緩也。滅與咸古字通。周書君奭篇：咸劉厥敵。與此同義。傳訓咸爲皆非。是說見前咸劉厥敵下。昭二十六年傳：則有晉鄭咸黜不端咸黜。亦滅絕之意。謂晉文殺叔帶，鄭厲殺子驪也。正義曰：咸

諸本或作減

月令水泉咸竭。呂氏春秋仲冬紀咸作減。減與竭皆消滅也。因而減人亦謂之減。

王肅注訓咸爲皆亦非是。

謂之饜餐

十八年傳天下之民謂之饜餐。賈逵服虔杜預竝曰貪財爲饜。貪食爲餐。家大人曰。茶傳曰。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天下之民謂之饜餐。是貪財貪食總謂之饜餐。饜餐一聲之轉。不得分貪財爲饜。貪食爲餐也。呂氏春秋先識篇曰。周鼎著饜餐。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蓋饜餐本貪食之名。故其字從食。因謂貪得無厭者爲饜餐耳。

經義述聞第十七